

钱眼识人

荔枝鲜不鲜



视效方面不知道是不是要配合喜剧风格还是岭南地域，这次调色饱和度太高了，每个角色就跟头上顶着浴霸一样被炙烤，身上衣服的颜色大红大绿，还有庭院柱子、房梁也是，绝大多数场

景不但不让人觉得在唐朝，反而觉得就在当代某个仿古实景游乐场里开始的真人秀节目，这种质感会让观众对于人物和故事的信服感接近“脆皮”。上一次有这种感觉，印象深刻的就是看张艺

谋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，巧的是也是双雄，孙红雷和小沈阳，悬疑加喜剧怎么控都控不到一起。真心觉得没有必要在古装剧里过分仿古，尤其是在台词部分，比如大声说诺，自称某，称对方汝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古人到底怎么发音，平常怎么说话的，大多数时候还是用现代台词，说白了还是看当代人在古装故事里的倒影。

还是能感觉到导演的野心大，比作者马伯庸大，原著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创意，讲的是职场流程是如何碾压人性的，7万字的共鸣恰到好处。结果到了剧版，其实已经拉开了架势要有历史洞察的纵深感了。比如第一集绿衣服的配角郭涛，每次假模假式说官话时，就给一个绿头鹦鹉的镜头，暗示鹦鹉学舌，是奴官；第五集通过一把断了的唐刀呼应了导演经典前作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人物张小敬；还有好几次展示雷佳音干饭的镜头，还有一盅羊汤，也与张形成关联，其实最内核的链接点就是，张冠李戴，张小敬和李善德已经是将死之人，就看怎么翻盘。说“荔枝”是上元节危机的续篇不过为过。似乎我吐槽多于肯定，但应该还是会追看下去，毕竟故事中荔枝如何保鲜的大包被还不知道如何跃然纸上，被真人演绎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乡愁的配方

道场，要跟街坊邻居建立深刻的关系，要把自己活成回乡的少年感叹时光流逝时的那个锚。就做那么一两道东西，所以更要把这道东西做得朴实又奢侈，简单又复杂。

不说别的，就是每天早起这一项，就意味着，生活基本颠倒了，什么夜间娱乐，什么陪孩子做作业，什么看电影，什么旅行，都没有可能。内江牛肉面那一集，大哥一早到店，大姐跟他说：“你早上来脸都黑黑的”，他回答：“没睡好谁都不舒服啊。”大姐的儿子学习不好，花了六万读了一个普通高中，她倚门而立，旁边有人跟她说：“你花时间去赚钱，你不陪孩子，这就是拿钱去还。”然后外面下着一点雨，她一个久久静止的背影在那里。

都是时间，都是生命，少一个时辰，少一分，少一秒，都不行。

每个人都有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有些在海面上，有些在冰山下。作为写作者，王圣志导演对“显”和“隐”的部分，有精准的把握，严格地掌握着配比。又烧云吞面那一集，又烧仔陈文雄一出场，那身打扮，就说明了此非等闲之辈，为什么最终尘埃落定，做这么一份艰苦的营生，为什

么觉得“有人喜欢吃自己做的东西就开心”，就成了悬疑，最悬疑的是，最后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：“跟太太离婚了，没有女儿的电话。”

辽宁铁岭牛肉火勺家的大姐，想退休，却一直退休不了，因为二儿子还没结婚，作为母亲，她总要“表示表示”，自己还得有个十万二十万养老钱傍身。为此，她每天要包一千两百个火勺，颈椎出了问题，视力也下降了。她的爱好都得延后，喜欢草原，想看大海，都要往后推。唯一的娱乐，是在生意高峰过后，在手机上看看篮球比赛，称赞纳什打球“飘逸”，传球传得也好。即便这样，她还是觉得很幸福，因为对她来说，“世界的尽头就是家”。

其实现场拍了很多，店主们都讲了很多，但王圣志导演首先担心，在特殊的情境下，激发采访对象的表达欲，再向全世界展示，是不是合适，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。其次，他也有自己的“冰山法则”，不呈现那么多，就呈现一点点，其余就看观众的体悟。到底要放几句采访上去，都经过多次试验，剪辑，放回去，再剪辑。看起来是随意，但都经过精细的考量。

看《早餐中国》，是看早餐出锅，给自己一点诱惑，一点火热的欲望刺激，也是看这些故事，给自己一点抚慰，一点共情。

这个生意，就建立在一个小店刻苦的自我修养上，也建立在店主和周围人的互相理解上。为了这个，什么看草原，什么看大海，都要延后，毕竟，一间小店，几个人，就是世界的尽头。所以，《早餐中国》最后给出 slogan：只需早起你就能回到故乡。

所以，谁说这是个美食节目呢，虽然它通篇都是美食。它的美食、人的故事、情感的分寸，以及音乐的配比，也是要配方的，要钻研几百集才能熟练掌握。王圣志导演把这个独门技术打磨得锃光瓦亮，无比纯熟，要看食物，有食物，要看故事，有故事，要看人，也有人。《早餐中国》也像一家早餐店，店主藏了无数故事，而且配方保密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她掌握时代男性的命运册

更加明确了一件事：这个奇女子，是连缀起该剧所有群像的关键人物。

乾坤倒转，天翻地覆，菽红自然是亲历者，“17岁的少女能懂什么呀”，一开始稀里糊涂地上了“贼船”，而后一路飘荡，由懵懂少女成长为一位坚强独立的女性。在三联书店上月引进出版的《少女中国》一书中，提到近代中国关于“中国少年”“新青年”等口号屡见不鲜，作者滨田麻矢却希望追寻那些二十世纪的花木兰。说起来，菽红就是那个时代的花木兰，既不必通过模仿男性来闯入属于男性的领域（李诚儒老师刚在直播也说了，菽红没有女扮男装，否则就是拿观众当傻子，“这不胡闹嘛”），也不用退回家庭甘作贤妻良母。这是她的幸运，更是她的坚持，如同狗尾巴草一样野蛮生长，直至长成芳草碧连天。

某种意义上，菽红的视角位置，也有些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。贾宝玉见证诸芳散尽，而

后预知大厦将倾，菽红见证的则是历史裂变时期群雄逐鹿，她手中也有一本时代男性的命运册，也分正册、副册、又副册，足以将前朝遗老遗少与今时仁人志士一网打尽，她身在风暴中心。正册里有她的精神导师吴天白，魏大勋饰演的革命者杨凯之也应身在其列，后来成为她的伴侣；李现饰演的男一号梁乡只能算在副册里，因为清朝宗室子弟身份，二人在精神上南辕北辙，“尿不到一个壶里”；又副册里则有周游饰演的李人骏，至于刘奕铁饰演的宋晨，与菽红最早订婚，但前期如姐弟一般，始终没跟上她的脚步，但后来成为勇士，或许在未写的后传里，他将陪伴菽红。

菽红是所有男人的一面明镜。偏执如吴天白，可说是PUA高手，菽红却赞美他一生只为公众活，“他不属于任何人，甚至不属于他自己”。梁乡少年气傲，菽红毫不客气，“你这样的人，历史上多了去了，大权在握，利益在手，其实你也不

能免俗。”杨凯之比较活泛，则夸他：“你这脑袋怎么长的，能一直连到脚丫那儿，估计敲起来脆崩崩响”，是“敲敲头顶，脚底板亦会响”的翻版。论精神内核，菽红实在要比这些走马灯一样而过的男子们更为坚定，所以可以用史官口吻点评他们，她所说的，也大多一语成谶。当然，这是编剧赋予她的特权。

因此这版《人生若如初见》结局最让人遗憾之处，是没有拿这位近代花木兰来总结陈词。据说原来的剧本里，菽红19岁的儿子吴不顾从北京来找她，二人相会于上海国际照相馆。一百年后，照相馆地下室的老照片曝光，最后一镜定格在菽红照片画扇上的书法，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实在绝美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